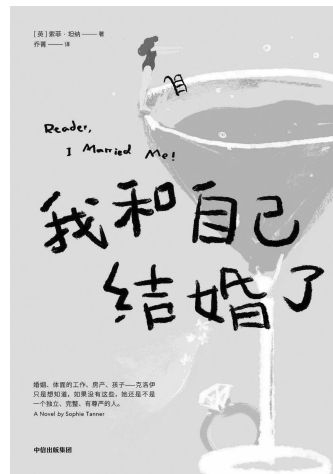




《晚婚》  
辽京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  
[美]斯蒂芬妮·孔茨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我和自己结婚了》  
[英]索菲·坦纳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就地过年”:独立思考婚姻大事

过了元宵节,这年才算是过完了。2021年的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因疫情防控需要,很多异乡人取消了与家人团圆的计划而选择“就地过年”。在遗憾之余,却有一些人暗自松了口气——对他们来说,回家过年就意味着要面对父母亲戚“怎么还不找对象”的考问,很可能还要被迫参加几个相亲局……

因为就地过年,异乡的青年们意外获得了一点喘息和独立思考的空间,这也是他们重新审视“人生大事”的一个契机。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王凡 姜斯佳

## 围城真相,结婚不等于“修成正果”

当被催婚的青年人反问催婚原因,传统一些的长辈常会给出这样的回答:“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是每个人必经的人生阶段。”这自然与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过于重视家庭价值有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家是万事万物的参照点,组建家庭成了一项必须无条件遵循的传统习俗。

开明一些的长辈则会回答:“为了你的幸福。”很多人依然将婚姻看作幸福的终点,这样的长辈在催婚时,似乎暂时忘记了关心人们婚后的处境,他们会轻易地认为单身青年的不满、焦虑、担忧与孤独是因为没有结婚,从而忽略了人们结婚后也要面对同样甚至更多诸如此类的情绪。

以上两种理由或多或少默认了婚姻是“修成正果”,隐瞒了婚姻这座“围城”的本来面貌。早在上个世纪,“毒舌”的鼻祖钱锺书就犀利地点明:“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要找同伴来分摊?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与恋爱不同,婚姻涉及结婚典礼的繁文缛节,涉及婚后解决住房、养育孩子、处理两个家庭的关系、父母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婚姻不是两个人必须赶着在某个节点完成的任务,而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的大事。作家辽京的《晚婚》一书就将适婚女性面临的典型困境,分解为生活的细枝末节,呈现在读者面前:“三十岁之后,她觉得时间

陡然加快了,一切尚未开始,就开始觉得要赶不及,赶不及了。杨浩来得不早不晚,命中注定,应该是他,只能是他。她想着,领结婚证之前,有杯酒就好了,可以壮胆,也像是为自己送行,而杨浩却说,办完手续,应该去喝一杯,庆祝庆祝。”

全书完整地叙述了一段年龄、阶层、家庭背景均有差异的亲密关系,从无到有,到出现裂痕,再到平衡牢固的过程。主角黄婉丝来自农村家庭,父母重男轻女,通过自己的奋斗有了一份在外企的体面工作,整个家庭的吃穿用度都依赖她,因为妹妹,她无法拒绝父母的无理要求,家庭成了“甩不掉的大尾巴”,而婚姻则成了脱离原生家庭泥沼的一种方式。黄婉丝的未婚夫杨浩很少看书,不是本地人,还在租房住,太听父母的话,活得中规中矩很无趣……但在黄婉丝看来,他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婚对象,她自己的家庭没有留给她挑剔的余地,她甚至在两人的关系中觉得自卑,怕对方看不起自己,怕他是为了安慰病重的母亲才匆匆结婚,在时间的挤迫、社会的框架下,亲密关系中隐秘的苦痛和困惑一一显露出来。

直到发现了杨浩的阴暗秘密,黄婉丝才得到内心的平衡:“人总得有点瑕疵和阴影,她告诉自己,这样才像过日子,才显得真实可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好扯平了。”发现了对方的弱点,自己手中也有了牵制的筹码,这对黄婉丝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两人的婚姻自始至终都是现实、充满缺陷又心照不宣的。

这样的故事固然会打破一些人关于婚姻的美好憧憬,但也可视为一种理智的提醒。一些未婚的“理智一族”,恰恰是看到了这股“围城”的困境,对婚姻望而却步。

## 自爱,婚姻之外通往幸福的其他选项

“剩男”“剩女”“单身狗”等调侃的词语发明的语境其实耐人寻味,这些词背后是“每个人都必须结婚”这一前提,默认了单身和未婚的人是被大部队落下的群体,是被动的被剩下,却忽略了这也可能是他们多样化的人生选择。事实上,面对婚姻带来的重重压力,一些青年人主动选择了不婚,转而专注于“自爱”。

在一篇名为《高学历单身女性的群体特征》的文章中,作者这样总结:“高知单身女性群体在职

业追求上表现出‘进取的自我’,在生活状态和婚恋观上表现出‘独立的自我’和‘欲望的自我’等具有主观个体化特征自我建构。”她们在职业发展中,更多地遵循个体的内在兴趣,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工作;在生活中强调自我欲望的满足,认为即使单身,也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体验物质生活的满足感,她们更想为自己而活。在婚恋观方面,虽然中国的单身女性主动选择“不婚”的是极少数,对于亲密关系都保持着最起码的开放态度,但她们同时也牢牢地捍卫着一条底线——绝不“因为寂寞而将就”,甚至做好了一个人的准备。在拥有了“还不错”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以及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以后,这些女性不再将婚姻视为生活的必需品,她们更需要的是婚姻中的支持感和陪伴的亲密感,强调和重视两性关系的平等,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提升。

英国作家索菲·坦纳写了一本关于“自爱”的新书《我和自己结婚了》,书中写道:“我的确对我们的文化对‘浪漫之爱’有点过分痴迷了。人们似乎普遍认为,我们只有找到‘另一半’,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完整,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和快乐。我认为其他类型的爱有点被忽略了,即使它们也是充实我们情绪的很重要的部分。比如,你知道古希腊人把爱分成六种类型吗?它们是性爱(性激情),菲莉亚(深厚的友谊),鲁德斯(嬉戏的爱),阿加佩(慈善),普拉格玛(长期的爱)和非洛蒂亚(对自己的爱)。古希腊人靠近所有类型的爱——是的,他们不想把关于爱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事实证明,如果你张开怀抱拥抱所有可能的人际关系,你会比想象的还要幸福快乐得多。”

2015年5月,索菲在布莱顿举行了一场与自己的婚礼,邀请朋友扮成教皇,也请了伴娘。在婚礼上,她宣誓将会接受自己的失败,这是她做过的最棒的事。”近年来,sologamy(和自己结婚)已经呈现出世界流行的趋势,在美国、亚洲和欧洲都涌现出了一些单身新娘。尽管有人觉得这很可笑,但这的确引发了很多相关的讨论,世界需要更多自爱!

## “爱情革命”到来之前的婚姻

在我们讨论婚姻的时候,也

## 声音 单身不是一种“约束”

可以说,近几十年的时间里,婚姻的变革超过了此前5000年的沧桑变迁,古老的婚姻“法则”已经基本上不再适用。婚姻之外的选择更多了。预期寿命延长,使“至死不渝”成了巨大的挑战。制定更加严格的离婚法律,对于限制离婚几乎没有效果,实际上还可能让人一开始就对婚姻望而却步。生育革命动摇了人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所有关系,包括两性、婚姻、怀孕和生育。丁克婚姻和同性结合,都对“孩子是一段婚姻关系的核心目的和黏合剂”的传统提出了挑战。婚姻曾经是提高社会地位的通道,也是人们获得资源和劳动力的最佳方式。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人们为未来投资的唯一途径。

总而言之,今天的我们正在迈入未知的领地,过去坚固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而新的婚姻形态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谁结婚、为什么结婚、如何维持婚姻,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不断变化。重要的是,现代人面前有无数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们蜿蜒交错,一路上有爱、性、伙伴关系、为人父母、事业和友谊,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向前延伸。单身不是一种“约束”,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解放”。

有必要对它的前世今生追溯一番。

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一书中,用形态各异的婚姻制度及其演变规律搭建了一个关于婚姻问题的理解空间,这一空间为我们定位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状况,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和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婚姻并不基于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而是一种专门用来获取财富和权力的制度。婚姻最初的出现其实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在原始社会,人们面对险恶的大自然,各方面的生存能力都是有限的。小群体需要通过婚姻把陌生人变成姻亲,把合作的关系拓展到直系亲属以外,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人员和资源的流通,这样他们才能更自由和安全地寻找食物和迁徙。

之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财富开始慢慢积累,阶层逐渐分化,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婚姻的作用也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有权有势的家族要通过有选择地嫁娶子女来巩固财富、整合资源或者建立政治同盟;平民百姓也需要一个有技能、有工具或有资源的伴侣,期望自己的亲事能改善家庭条件。从传统上来看,婚姻还起到了组织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的作用。正因为婚姻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传统婚约才不能完全由两个当事人来决定。亲戚、邻居、神父或者官员,常常会参与到婚约里来。即使是两个人自己安排了婚姻,那多半也是出于利益考虑,而不是因为爱。

我们现在一般都认为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基础,这个转变其实是从18世纪的“爱情革命”才开始的。市场经济扩张、启蒙运动出现,个人选择取代包办婚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婚姻第一次被看作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系统里的一环。爱情为本、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在18世纪晚期被发明出来,在之后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被持续地修正和调整,到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的人们沉浸在这种婚姻模式的辉煌之中,怎么也想想不到,到了70年代这种婚姻模式就走向衰落了。

为爱成婚的理想让人们在婚姻里获得了更多选择自由和个人满足,但同时也给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如果婚姻是关于爱情和终身亲密的关系,当人们不能找到真爱时,为什么还要结婚呢?当爱和亲密逐渐消失之后,还有什么能维系婚姻呢?假如婚姻是建立在夫妻感情而不是男性权威的基础上,家庭秩序又怎么维持呢?